

何行之著

唯生論社叢書第二種

唯生論哲學理論之基礎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唯生論哲學理論之基礎

定價銀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著者 何行之

發行人 吳秉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126)

唯生論哲學理論之基礎

導言

一 哲學之最高意義的認識

「哲學的最高意義與任務，不僅在解說宇宙，而是在改革宇宙。」必須把這一哲學之最高的定義認識與肯定之後，然後始可以與言哲學。理論沒有空洞的理論，理論是常具有實踐性的。所謂空洞的理論者，只是那種理論並不是從實踐的基礎上產生，而是從與實踐隔離的人的頭腦中虛造出來的。這種理論的特徵，一是歪曲現實粉飾現實，二是抹殺真理，三是逃避現實，而成為煩瑣的學究氣的東西；所以必須在這樣的場合上的理論，理論才變成空洞的東西；而談空洞的理論者，不管其有意無意，總是具有上面三種特徵的。茲更從另一面說：就是惟其有實踐性的。

理論，才是正確的理論，才能形成真理；或者反過來說，凡是正確的理論，是必具有實踐性的。

「哲學」這名詞，在以前人的頭腦的印象中，是常被認作不過是空洞的理論的堆砌，其實這一觀念，直到現在還留在不少人的頭腦中。所以關於上述哲學的最高的意義，現在依然猶未成為普遍的認識。殊不知哲學是人生，事業，學問的建立的基礎；每個人對於哲學之宇宙的，自然，社會，歷史的原理的了解，在其人生，事業，學問的建立上是具有決定性的。這個決定性不管是有無被人們意識到，然而它總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着的。所以即如以前和現在一般人儘管他們對於哲學的最高的意義沒有認識，然而哲學本身在他們身上依然在盡其積極的任務。在此更附帶的說一點：不要以為知識高的或研究哲學的人才具有哲學觀念，知識低的或不是研究哲學的人就沒有什麼哲學觀念。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是不懂哲學的。其錯誤的根源，是在把哲學看作是個神祕深奧莫測的東西。其實所謂哲學者，不過是宇宙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這一切活動的總的原理，無論知愚賢不肖，沒有一刻不在這實際的原理中經過着。不過現在一般的理解，總認是要把這些原理抽出幾個一定的法則，建立成一個理論的體系，而對這種理論的體系的認識，

才配稱成爲哲學觀念。像這樣的理解，可說係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解哲學觀念這名詞，當然也是並沒有錯誤。不過我們如從哲學原理的來源上說，則所謂對於哲學觀念這名詞，實無須把它在嚴格的意義上來理解，毋寧說須從人們一切日常平凡的意識活動上去理解這哲學觀念的意義，才是普遍的妥當的理解。所以我們在這裏認爲：每個人只要有其意識活動的存在，只要對於宇宙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的一切現象接觸去了解，不管他所了解到的只是極微小的部分，或者是些極不正確的浮光略影，但我們認爲他的這種了解，就是他自己的哲學觀念。原始民族以及現在尚存有的若干野蠻民族之「圖騰主義」，就是他們底哲學觀念的產物；每個人所信奉的一定的宗教與迷信，也是他們底哲學觀念的產物；再如我們認爲整個宇宙是由元子經過一切無數的複合與配備而形成的，而有的人卻認爲天地是由神造成的；我們認爲宇宙間一切現象之推動與變化，皆逃不掉力學等差對比定律的法則（參觀第一篇第二節），而有的人卻認爲宇宙間一切現象之推動與變化，無論是個人的，社會的，自然的，皆受命運所決定或神力所支配。像這兩種不同的見解，前者不消說大家都承認是屬於哲學觀念的範疇，然而後者我們就

豈能說不是屬於他們底哲學觀念的範疇嗎？這當然也是不能的。每個人只要他的意識向着他所接觸到的現象去發生理解，而這所理解的全部，我們就得認為即是他的哲學觀念。所以我們可以說，人的意識活動的開始，就是他自己底哲學觀念的開始。不管知識極低的人他對於現象的理解非常幼稚而不正確，且無一定的科學的理論的根據，因而他的哲學觀念（我們可以這樣稱）也非常幼稚而不正確，亦無什麼完整的系統。然而他每一一定的哲學觀念的確定，即是他整個的人生與事業的確定，你要使他整個的人生的轉變，以至於建築在這人生上的一切活動的事業的轉變，就非得轉變他所抱固有的哲學觀念不可。

所以現在一切有覺悟的思想家與革命家，都極力張揚着哲學的鬥爭性，這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一切社會鬥爭上，哲學是個最銳利的鬥爭的精神的武器，也是個最銳利的領導鬥爭的先鋒。如何能使普遍的民衆對於每種革命所抱的主義發生信仰？如何能影響普遍的民衆使走到每種革命領導力量的中心的周圍來，而使其一切努力與革命的實踐行動發生一致？這就是在意識領域鬥爭中的哲學所能盡的積極的任務。並且根本的說來，每種革命理論——也就

是主義，必定是建築在一定的哲學的基礎上的，沒有一定的正確的哲學的基礎，則其革命理論決不能成立或必至謬妄。所以哲學不單是人生事業的基礎，而且也就是社會革命事業的基礎。以上簡略說明哲學之最高的意義，也即以說明本書所以寫的最基本的意義。

二 中國國民革命與意識鬥爭

中國國民革命之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唯生論哲學，這也就是中山主義的中心。我們且看中山先生在其遺著中對此點的一些簡單的說明：

『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

『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的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以上皆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所以社會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

（民生主義第二講）

以上的這些提示，就是中山先生所指明的唯生論哲學的原則，也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理論的哲學的基礎。不過孫先生一生忙於革命事業的一切實際奮鬥，和政治上經濟上的研究，未暇把哲學理論單獨的具體的闡明，但若我們詳細的研究其全部遺著，則無不處處的充滿着他自己的唯生論哲學主張的根抵。

然這當作中國國民革命理論基礎的唯生論哲學，自中山先生而後，卻很少有人注意把它來研究發揮，因此，唯生論哲學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也就在這一般人朦朧的漠視的狀態中隱晦着。然而中國國民革命的理論，就是根據中山主義的理論，而中山主義的理論，又完全建築在唯生論哲學之基礎上的，若沒有澈底了解唯生論哲學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是不能算得真正他認識中山主義的，同時也就不能了解國民革命路線的正確性的。

並且，唯生論哲學不闡明於世，唯生論哲學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不普遍的爲一般人認識，這不但於中山主義理論的認識上不能獲得明確性，而於中山主義的實行上——國民革命實踐鬥爭的過程上，也有很大的影響。如在上面我們曾說過：在一切社會鬥爭上，哲學是個最銳利鬥爭的精神的武器，也是個最銳利的領導鬥爭的先鋒。你要使一般人能信從國民革命所抱的意義，使他們的一切活動與革命的實踐行動一致起來，以增厚革命的力量，就必得先奪取他們的意識，改換他們的觀念，影響他們來到革命中心力的周圍。然這一意識鬥爭的積極的意義，在國民革命實踐鬥爭的過程中，是不能不說沒有完全十分地注意的，因爲對於意識鬥爭的忽視，所以對於唯生論哲學的發揮與宣揚，也抱了一種忽視的態度。

當然唯生論哲學既隱晦不彰，而其他反對派的哲學理論，乃得以其鬥爭的態態在一般國民的意識領域中，盡其積極的影響的作用。這可以說工力相互消長的必然的趨勢。我們看現在凡書店出版的和一般人所讀的關於哲學理論的書籍，大都是反對派的東西，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哲學理論居多，而關於唯生論的著作，則寥若晨星。本身力量既極薄弱，何能在一般人的意

識上發生積極的影響作用。然而其他反對派的哲學理論，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哲學理論，則在一般人民的意識上逐漸擴大其影響的作用。這樣，積極的就是阻礙了國民革命的發展，消極的就是削弱了國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從上述之點看來，亦可以證明國民革命在其實踐鬥爭的過程上，直至現在對於意識鬥爭，未能完全充分的予以注意，這是毋用諱言的。或者說當局者對他反對派的理論未嘗不予以禁止，對於中山主義的革命理論未嘗不藉種種的形式向人民宣揚，然要知這都是屬於消極方面的，還不是種根本的辦法。現在革命雖已達到了相當成功的階段，然四周襲擊的勢力猶未完全解圍，中華民族猶未獲得解放，即中山主義革命的任務，猶未能達到最終的目的。故意識鬥爭無論在現在或將來，都未消滅其積極的意義，即唯生論哲學的闡發與宣揚，當屬非常的必要：

第一，現在甚至有人認為中山主義是沒有哲學基礎的，所以欲闡明中山主義的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使一般人對之能得有正確的認識，必須先闡明唯生論的哲學理論。

第二，欲反對唯物論或唯心論，同時亦必須鞏固唯生論的真實理論的基礎。單方面的消極

的反對，自己拿不出真實的東西來給人家看，是不對的。

第三，欲與一切反對派中間派鬥爭，把他們奪取過來，則必須先奪取他們的意識，使對於中山主義獲得正確的認識，而欲正確的認識中山主義的意義與價值，就必得使先了解唯生論哲學的特質。

第四，僅表面的知道一些中山主義的內容是什麼，是不能算得正確地認識中山主義的意義與價值的，而建築在這表面的認識上的信仰，這信仰是不鞏固的。所以必使澈底了解唯生論哲學的特質，才能使對於中山主義的信仰的基礎發生鞏固。

第五，現在大部分國民的人生，日漸趨向於無目的的或頹落的道路，故必須把唯生論哲學觀念的鬥爭影響擴大，以灌入他們的意識，改變他們的觀念，庶能使民族的生命健全豐富起來。

此僅略舉切近者數端，總之在中山主義革命的任務上，意識鬥爭的必要的任務，無論在現在與將來，都存有很高的意義。這也就是說：唯生論哲學基礎的闡明與宣揚，在中山主義革命的

任務上，實有十分重要性，甚至還可以說是前提。我們必須把唯生論哲學的影響，不但要擴大至全民族，甚至還要擴大到全人類，使全人類都能認識唯生論哲學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之特質，然後中山主義革命的任務才能正真達到最終的目的。

三 關於中山主義哲學基礎的論述與陳立夫先生貢獻的意義

不消說關於中山主義哲學基礎的闡揚，自總理以後，也並不是說完全沒有人做過這工作，然而這工作的表現，不但在量上是顯得非常貧乏，即在質的方面，也無若何可觀的成績，這是我們張開眼來就不難看見的事實。現在我們可以隨便舉出為一般人所熟知的幾個人的意見，如周佛海先生，戴季陶先生，蔡元培先生，楊杏佛先生，高承元先生，張廷休先生，梁寒操先生等的意見，不但在量的方面都是屬於些零篇的著述，從沒有過把中山主義的哲學基礎形成一個完全體系的著作；即在質的方面，實也沒有把中山主義哲學基礎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之特質，完全具體的闡明出來。而各自為說，意見相左，甚至相反：如戴季陶先生以倫理的觀點（仁愛）來解

說中山主義的哲學基礎，則推而至於終極，就要把中山主義的哲學，成爲唯心論的哲學（參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然而相反的高承元先生的意見，則以生產關係與消費關係來解說民生史觀，而把民生史觀解說爲「新唯物史觀」，這就要把中山主義的哲學，當作唯物論的哲學（參觀孫文主義之唯物論的哲學基礎）。與此說相近者，則有周佛海先生以生存技術來解說民生史觀，認「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生存技術又爲民生的重心」（參觀新生命一卷十一十三號兩篇論）民主義本體。這與戴季陶先生所說的「民生是歷史的中心，仁愛是民生的基礎」（上舉戴先生書）這兩句，適相對舉。至於把中山主義的哲學，當作二元論哲學看的，如楊杏佛先生的意見，他認「孫先生的主義，不是以物質爲中心，也不是以精神爲中心，是以整個生活爲中心。所以孫先生的主義可以說是唯生哲學」（中山主義兩大基礎演講）。籠統的言「整個生活」，明顯有包含物質與精神二者，如不然，那就不知楊先生將那四字作何解了。又蔡元培先生的唯生史觀，他說：「在哲學上本有唯物論與唯心論兩派，唯物論否定精神，唯心論又否定物質面。總理的唯生史觀，可謂唯物與唯心的折衷」（見上海民國廿報星期評論二卷

四十期。再有梁寒操先生的意見，他說：「中山先生對於宇宙觀人生觀的信仰，是承認心和物二者本合爲一，而不能絕對分離，二者雖相對，而實相輔爲用，是承認生物之元始，是由精微神妙不可思議之生元而來，這生元並不純是物質，而實有知覺靈明（精神）在裏面的。所以說唯物固不可通，說唯心也不真實。其實心和物都爲生命的要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基礎見再造十三期。）梁先生雖說「心和物都爲生命的要素」，但並沒有把生命對心和物之最終決定的意義特別指明，而只說二者「相輔爲用」，可見梁先生的意思，亦不過哲學上的二元論的見解而已。

然而我們理解中山主義的哲學，絕不能把它當作物心二元論來理解。要是這樣，那中山主義的特質就沒有了。所以我們要闡明中山主義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之特質，必須根據唯生論的一元論去解說，才屬妥當正確。（參閱下面第一篇）現在有般人往往以中山先生曾主張精神物質並重（如在軍人精神教育所論）而即認中山主義的哲學爲心物二元論哲學。然要是這樣，則中山先生所說的「生是宇宙之中心」這句話，就將成爲不可解了。固然唯生論的一元

論是承認心與物之不可偏廢，然欲說到宇宙進化最根本的動力，那就只有生命一物，心與物皆不能有其地位了。總之我們要認定，宇宙的或歷史的中心只有一個（生命），不能有二個（心與物）。

此外尚有張廷休先生的意見，他說：『一個社會之構成必須完全具備心理的，組織的，和物質的三個條件，而這個社會要能夠生存，必須要這三個條件發生相互的關係，這個相互的關係，總名之曰奮鬥或曰民生』（民生史觀）這是把民生史觀除心物二者外，又添上一組織，而成為三元論的見解了。

總之，一般關於中山主義哲學基礎的論述，雖初衷均莫不欲以闡明中山主義哲學的特質為任務，然以各人理解的方法不同，結果可說皆未能完全達到目的。固然有若干特殊的部分的供獻，我們雖不能說沒有，但至少關於中山主義哲學之真實的意義與價值之特質，未能完全具體的闡明出來。在這導言中當不能一一給以詳細的論列，以後篇中有述及時，再加批評分析。不過大概的我們可以指出總的幾點：

(一)有的對於中山先生所說的「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類歷史的中心」這句絕對肯定的一元論的命題的意義，沒有完全澈底把握住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把整個宇宙的歷史的中心，放在一元論的觀點上來理解現象。因此緣故，有的對於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唯生論哲學的原則雖皆承認，但同時卻又要把別的枝節問題拉進去說，即以爲唯生論還是建築在某某什麼基礎上的。如周佛海先生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生存技術又爲民生的重心」；戴季陶先生說：「民生是歷史的中心，仁愛是民生的基礎」。但我們要知道哲學上的所謂唯生論或唯物論唯心論，是在說明宇宙歷史進化的基本動力的問題，即是研究「實然」的問題，而不是研究「當然」的問題，當然的問題的說明，是在實然問題研究之後，根據所得的結論，來建立人類活動當然的法則。故如戴季陶先生的意見，實則須把命題的方式這樣的確定才屬妥當，即「根據唯生論研究的結論，人類應該抱有仁愛的倫理觀念」。然而戴先生卻這樣說着：「民生是歷史的中心」（這是個實然的命題），「仁愛是民生的基礎」（這是個當然的問題），這是站在說明宇宙歷史進化基本動力的實然問題的場合，同時又把仁愛的當然問題混併在一起，而且

又說仁愛是民生的基礎，這就是變成了根據當然問題（仁愛的倫理觀）的結論，來說明實然問題（宇宙歷史進化的基本動力），如此，一面既說民生是歷史的中心，而一面又說仁愛是民生的基礎，民生既然還是建築在仁愛之基礎上的，那麼所謂歷史的中心，究竟是民生呢？還是仁愛呢？雞生卵，卵生雞，纏個不清，結果其實還是歸源到仁愛是歷史的中心。

其次如周佛海先生所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生存技術又爲民生的重心。」這雖均屬於實然問題的解說，但他把當作社會進化重心的民生，建築在生存技術上面，然則所謂社會進化的重心究竟是民生呢？還是生存技術呢？周先生大概亦自知人家對此問題一定要發生這樣的疑問。於是他解說道：「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生存技術不過是人類求生存的手段，人類不是爲生存技術的本身而發展生存技術，乃是爲生存而發展生存技術」（上舉周先生文。）這樣，一面既說人類爲生存而發展生存技術，而一面又說生存爲民生的重心，照前一句的說法，則民生（生存）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所謂生存技術的發展，即係社會進化的產物），但若照後一句的說法，則又變成生存技術爲社會進化的重心了。這同樣也是個雞生卵，卵生雞糾纏不清